

联体别墅的楚河汉界,我和邻居之间一直划得很明白:以一盏落地路灯为两家外墙等分的中线,各为东西。我方停一辆健身车,对方一辆保时捷,仅一半车身倒入,堪堪到线。

上海人“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揩我油”的经典样本。

两家鸿沟为界,互不逾越的状态已多年。我内心是共情对方的,因为我的健身车之卡位,他每次倒车都惕惕然地怕碰着我。我因此常有当年小菜场买菜,事先放一块石头的占位感。

但又免不了要想,如撤掉“石头”,他会不会全车倒入,全段占呢?

我一直假设他觊觎着我的地盘。

一日风雨过,我见健身车明显移动,车身被拖得很远,不禁一悚:终于动手了吗?是憋不住多年的愤懑而一泄为快,或是一次挑衅?又转念邻居一向不是这样的做派嘛。可车又是谁拖的呢?快递小哥的偶为?他送货就是,把车拖开干嘛呢?

别说此处没有监控,就算有,为区区小事而调看监控也未免小家巴气。我把车位复原,不再理会。但第二天打开后门,发觉那车又被挪动了。这次似乎拖得更远。根据“利益所在即嫌疑”的原

则,这次我几乎锁定邻居所为。因为他有“拖车动机”。“楚河汉界”,毕竟掣肘,如此大好河山,你只停一辆健身车,岂不饕餮紧缺资源。

巧的是,邻居正好出门,平时撞见,总是微微颌首,今天却横擎手机,高视阔步地说话,目不斜视,当我空气一般。

“到底心虚了!”我越琢磨,越觉得是他干的。那么如何回怼他的蚕食性试探呢?我想了很多方案。要知道邻居之间,一旦开战,便没回头箭了。短信提示?微信私聊?上传现场挪动照片?找个邻居调解?通过物业电话?或者

都是馊主意。干脆直接敲门沟通?勇敢和坦率据说永远被人称道。

可临了还是缩回了手。因为毕竟没有看见他动手——“万一”有个“万一”呢?!首鼠两端之际,忽见物业小李骑着助动车过来,便心念一动,问他,“楚河汉界”,我的健身车所停之处,是否有违物业规定?

小李觉得诧异,说,没有呀!“那,我的车为什么两次被拖离位置呢?”我问。“噢,两次都是我拖动的,因为路灯坏了,我修了几次还没好,抱歉啊,搬动以后没有给您复位哦……”

原来如此!我傻了一会,忽然想起《吕氏春秋》里的一个“眼见尚且不能为实”的故事。

孔子在陈蔡断炊七天没饭吃。只好昼卧节食减耗。弟子颜

天涯咫尺

胡展奋

都是馊主意。干脆直接敲门沟通?勇敢和坦率据说永远被人称道。

可临了还是缩回了手。因为毕竟没有看见他动手——“万一”有个“万一”呢?!首鼠两端之际,忽见物业小李骑着助动车过来,便心念一动,问他,“楚河汉界”,我的健身车所停之处,是否有违物业规定?

小李觉得诧异,说,没有呀!“那,我的车为什么两次被拖离位置呢?”我问。“噢,两次都是我拖动的,因为路灯坏了,我修了几次还没好,抱歉啊,搬动以后没有给您复位哦……”

原来如此!我傻了一会,忽然想起《吕氏春秋》里的一个“眼见尚且不能为实”的故事。

孔子在陈蔡断炊七天没饭吃。只好昼卧节食减耗。弟子颜

回外出讨得米来,升炊煮饭,快熟时,孔子亲眼看见颜回用手捞饭吃,不禁大为震惊。一会,饭熟了,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佯装没看见刚才一幕而起身说:“我刚才才看见了先父。这饭很干净,我用它先祭过父亲再吃吧。”当时的规矩,用过的饭是不能祭奠的,否则就是对先人大不敬,故而颜回立刻制止:“使不得!刚才煮饭时,梁上灰尘掉进了锅,弄脏了米饭,全部丢弃未免可惜,我就捞起来吃掉一些。”孔子听了一愣,转而叹息道:“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即便亲眼所见仍不一定可信;人应该相信自己的心,可心也常常靠不住啊”。

颜回居“七十二贤人”之首,乃孔子视作传人的弟子。如今却因亲睹其“偷”饭之举而动摇对他的信任,可见对一个人坚信不疑有多难!故而《尚书·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憾,心

与心,可以天涯咫尺,也可以咫尺天涯。想想孔夫子尚且被自己的“亲眼”所蒙蔽,我辈遇事岂不更应该深自警醒吗?泰戈尔说过,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吧,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而我本微末,活成“一道光”,大概

无望,但至少可以一念向善吧。翌日一早邻居正好与我照面,细看,却怎么也看不出把我“当空气一般”的傲慢。于是也对他笑笑说:我这辆自行车其实是可以折叠另存的,以后这个位置,你的保时捷不妨再停进来一点哦。

他连连作揖,笑得比我还灿烂。



非虚构 (中国画) 庄艺岭

时,如此大好河山,你只停一辆健身车,岂不饕餮紧缺资源。巧的是,邻居正好出门,平时撞见,总是微微颌首,今天却横擎手机,高视阔步地说话,目不斜视,当我空气一般。

“到底心虚了!”我越琢磨,越觉得是他干的。那么如何回怼他的蚕食性试探呢?我想了很多方案。要知道邻居之间,一旦开战,便没回头箭了。短信提示?微信私聊?上传现场挪动照片?找个邻居调解?通过物业电话?或者

都是馊主意。干脆直接敲门沟通?勇敢和坦率据说永远被人称道。

可临了还是缩回了手。因为毕竟没有看见他动手——“万一”有个“万一”呢?!首鼠两端之际,忽见物业小李骑着助动车过来,便心念一动,问他,“楚河汉界”,我的健身车所停之处,是否有违物业规定?

小李觉得诧异,说,没有呀!“那,我的车为什么两次被拖离位置呢?”我问。“噢,两次都是我拖动的,因为路灯坏了,我修了几次还没好,抱歉啊,搬动以后没有给您复位哦……”

原来如此!我傻了一会,忽然想起《吕氏春秋》里的一个“眼见尚且不能为实”的故事。

孔子在陈蔡断炊七天没饭吃。只好昼卧节食减耗。弟子颜

因亲睹其“偷”饭之举而动摇对他的信任,可见对一个人坚信不疑有多难!故而《尚书·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憾,心与心,可以天涯咫尺,也可以咫尺天涯。想想孔夫子尚且被自己的“亲眼”所蒙蔽,我辈遇事岂不更应该深自警醒吗?泰戈尔说过,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吧,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而我本微末,活成“一道光”,大概

无望,但至少可以一念向善吧。翌日一早邻居正好与我照面,细看,却怎么也看不出把我“当空气一般”的傲慢。于是也对他笑笑说:我这辆自行车其实是可以折叠另存的,以后这个位置,你的保时捷不妨再停进来一点哦。

他连连作揖,笑得比我还灿烂。

一个甲子又四年前,进入敬业中学读初一。初二一开学,看到课程表上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安排,大伙都觉得很好奇,不知究竟是什么内容。到了周三中午,班主任就带着我们全班前往离学校不太远的蓬菜公园。进去以后,很快由公园师傅分配全班男女同学,有扫地的、有擦洗长椅的、有给各色花草浇水的,更多的是去花丛和草地中拔草。由师傅先给我们讲解要拔的是什么样的草,并关照千万不要把它和正在成长中的有用的草混淆起来。

大概是第一次,不是到公园来玩,而是劳动,大伙都有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很快,不大的工夫,好像所有人手中的活都干完了。师傅很高兴,连声说,没什么事了,你们就自己玩吧。

也许公园劳动真没多少事可干,好像一个学期不到,劳动课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还是班主任带队,还在蓬菜公园边上,那是一个酱菜加工厂。还没走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酱菜气味。说实在的,从小就开始吃酱菜,特别是早餐,总是泡饭加酱菜,当然,酱菜品种多呀,有大头菜、宝塔菜、什锦菜、酱瓜等等,但是,真没想到,在酿制的过程中,酱菜会有那么浓烈而又不太好闻的气味。等走近以后,大家顿时都愣住了。一个个半人高、有圆台面大小的大缸,颜色近黑,但缸面上浮动着大小不等的团团灰白。加工厂的师傅话也不多,只是说,现在我们要把缸里的酱瓜翻身——来,说着,他捋起袖子,两条手臂伸进缸里开始搅动。我们一个个都有些被吓住了,就这么干活?班主任用严厉的眼光扫视我们,大声喊道,每个缸前两个人,开始吧。我们就这么纷纷站到缸前,脱下外衣,然后捋起内衣袖子,把双臂伸进酱菜缸,开始搅动。浓烈的气味、并不轻松的酱菜,一会儿就觉得气喘吁吁。班主任巡视着各个酱菜缸,发现有人要偷懒,就瞪大了眼睛。但是,毕竟人还小,大概一个小时不到,就一个个有气无力了。还是工人师傅发现了,就大声说,你们实际上还是小

孩,这个活还是蛮累的,行了,休息吧!不知是不是有关方面还是觉得初二学生干这个活有些过重,大约也没几次,酱菜加工厂的劳动就停了。

以后蛮长的时间,我们都在王家码头路进去以后再拐弯的公兴动力机器厂,开展每周半天的劳动。其实,在这里只是在大大小小的车间里帮助打扫卫生、整理器具,要上机器干活还轮不到我们,更多的其实就是在边上“参观”。之后,又到小东门的一家生产云母片的小厂劳动,也只是帮工人打打下手。

据说是敬业中学领导同上级反复请求,终于在浦东塘桥附近有了一块面积不大的“农场”。进入高中以后,劳动课为每两周一整天去“农场”劳动。说不上,但从王家码头穿过,乘轮渡,再走大概半个小时。第一次进农场,觉得里面已经郁郁葱葱,一片葱绿,色彩缤纷的农作物,已经十分茁壮。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挑水、浇水、施肥、挖沟、整理篱笆……到了中午,各人吃各人自己带的午饭,大多还是冷饭酱菜,只是加上热水,很快就对付过去。

塘桥农场好像也忙乎了一年左右。不管怎么说,大伙内心还有些自豪,毕竟在当时的中学,在校外有一块农田,还是很少见的。有时,我们还会惦念那里的庄稼不知生长如何,很让人牵挂。

不久,学校突然多出一个五金工厂,其实就是生产不太大的榔头。进入校门没几步,在小礼堂的楼下,一个大概有三四间教室大小的地方,有锯钢条的、有打小洞的、有在机器上打磨斜片的,四周铿铿锵锵的声音,真有些工厂的气氛。负责老师很认真,在我们整个劳动过程中,始终一个检查一个过目,只要是尺寸稍有不对就要求返工重来。大伙埋头苦干,汗流浹背。

进入高中以后,每学期要有十天或者半个月去市郊进行“三秋”或“三夏”劳动。那时要住在农民家里,大多还是睡稻草铺,由班上几个同学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这好像不同于课程表上的劳动课。那就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现在想来,当时的劳动课好像也是中学课程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但是,其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安排哪些内容比较合适,还值得我们今天反思。

去年秋天,有一阵子一直在刮大风。透过窗户望向窗外,树梢光秃秃的,步道落满枯叶和细小枝条。我自言自语,时候到了。小孩问,什么时候到了?我笑嘻嘻拿来布袋和一根晾衣杆,走出门去。走出两个路口和一座木桥,来到河道边的缓坡处。一排高大的树木,立在河岸边。我心算着风向,往西北方向望去,枯黄的草地上果然掉落着许多无患子果。它们有的黄澄澄的,有的呈现出棕灰色。家里人赶过来,看到满地的种子,欣喜地跟我一起捡了起来。

过去我们外出游玩,最喜欢的就是到处捡种子。在佘山下坡道上,我们捡了满满两个塑料袋的橡树果实;在太湖边,捡回来甜瓜一般大的松果,坚硬的种子完好地保存在里面;在玄武湖边的树林里,捡过一口袋银杏果;在四明山的盘山道边,捡到几捧侧柏的种子;在栖霞山捡到过几根带着紫薇花种子的枝条……

这些果实,有些做成了装饰画挂在墙上,有的则塞进抽屉遗忘了。除此以外,家里吃的蔬菜水果,也会留下种子,苹果种子、桃核、杏核这类果核,分门别类地装在布袋里。大概是受到《种子的胜利》那本书的影响,有一年夏天,家里人用镊子挑出火龙果的种子,培育出十几株火龙果树,可惜这些长

着软刺的小绿苗没有熬过冬天的大降温。这次捡到一口袋无患子果,我们决定好好利用起来。首先清洗一遍,放到太阳底下晾干。趁这个工夫,我网上买了一个带基座的打孔钻。水分晾干后,无患子在日光下透着光。我在书上看到过,无患子软软的厚皮可以放到锅中煮熟,做

成天然的清洁剂,硬硬的果实可以做成手串或是佛珠。打孔钻到货后,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挨个给无患子打孔。刚开始并不熟练,总是心急地想钻出小孔,可一用力,钻头就滑向另一边。尝试了几次,终于摸到门道。首先,要让钻头在果实表面悬空,打出凹槽后,再施加力气。打入种子体内,也不急着打到底,而是等待第二个凹槽的形成。

忙碌的一个下午,两个手串和挂在脖颈上的串珠终于做好了。刚开始戴在身上,并不觉得有多好看。小孩说,这个有点像奶茶里的珍珠。这给了我们一点灵感。我们将串珠泡进水里,色泽一下子深暗起来,漆黑如墨石。

没想到小小的无患子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乐趣。往后出门,不管是去公园,还是去野地,大人小

孩都仰着头,寻找无患子树的踪影。只要找到,就要捡上一阵子。后来无患子树找得差不多了,又开始找其他种子。苦楝子的树种、香樟树的种子、火棘的红果子、皂荚大粒种子,连缠在枯枝或墙头的萝藦种子也带回来。

有天晚上,小孩背古诗《枫桥夜泊》,我告诉他,“江枫渔火对愁眠”里的“江枫”并不是枫叶,而是乌桕树的叶子。印象中,附近公园的拐角处就有两棵。第二天,小孩跑到乌桕树下,左看右看。他对叶子不感兴趣,对乌桕树裂开的果实倒是觉得有趣。他说,你看,多像一粒粒爆米花啊。

后来,因为搬家的缘故,搜集来的种子不知放到了哪里。春节在收拾杂物,在墙角发现了那个饼干盒。我倒出种子,大概是一楼潮气大的缘故,有的生虫了,有的长出了霉斑。丢掉有些可惜,我将它们都扔到门外的土里。前一阵子,连下了几天雨,又突然高温了两天。早上,门外的土丘上有一片朦胧的绿意。走近后发现,那些种子都发芽了,长成了几厘米高的植株。俯身看去,那里仿佛成了一片小小的森林。

“克勤克俭”并非“做人家”,而是要想到,提倡低碳与造福后代的关系。

遐迩集

香雪海
新萼忽生枝万千, 是香是雪是寒烟。
晓兼风势湖山立, 梅气成云欲上天。

品茗
门前百草兼花斗, 屋后诸峰别有泉。
满钵盛来春露气, 紫帘一缕是茶烟。

理书

避地藏身竹里居, 葭园花木见扶疏。
一生碌碌成何补, 只此长闲理旧书。

舟中
前山排阙后山出, 船在耶溪晓雨中。
忽忘来时春正急, 回头万树已披红。

60年前,“后五四时代”新女性、女画家陆小曼仙逝,但关于她骨灰的神秘失踪,几十年来亲属们都缄口不提。这份“忘却”留下的历史“空白”,不断成为近年来有些自媒体八卦戏说的填空题,诸如“陆小曼在华东医院临终前穿着破棉袄凄凉离世”,“身后骨灰无人认领,被抛弃”……在纪念陆小曼仙逝60周年之际,笔者作为陆小曼亲属写下本人所知的一些情况。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62周岁。按照惯例,由其生前工作的单位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出面料理后事,并主持追悼会。陆小曼的学生为她写下了一副挽联:“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较好地概括了这位“后五四时代”新女性争取女性权益与自由的一生。

陆小曼入殓时穿的是她的好友、女作家赵清阁购买的崭新的棉寿衣,这是因为陆小曼生前曾为赵清阁亲手编织了一件毛衣相送,体现出闺蜜之间深厚的情感寄托。

陆小曼侄孙、笔者的表兄邱权先生曾对笔者如此描述那天的现场:“姑婆追悼会后,她的遗体被送到静安火葬场。我随着我的大舅、二舅进入到焚化炉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墙上有一扇铁窗,打开窗门,可以看到姑婆正如熟睡般安详地躺在焚化炉的炉栅上面……我止不住泪水潸潸而下”。

追悼会后,陆小曼的骨灰盒由其侄女陆宗麟以及与她长期一起生活的表妹吴锦送往上海江湾公墓暂存。因为考虑到陆小曼曾留下遗言,希望身后与丈夫徐志摩合葬,这需要等待合适的时候再执行。

不久,“风暴”开始了。陆小曼的堂侄女陆宗麟受到了冲击,终身残疾,无法行走。1970年,吴锦来到陆宗麟家探望,并说起她梦见陆小曼向她诉说:“很冷”,这在民间习俗中被称为“托梦”。吴锦的儿子庄虞曾经听陆小曼生前讲过,徐志摩坠机的那天中午,悬挂在客堂的一只镶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下来,相架跌坏,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相片上(参见柴草编《陆小曼诗文》第254页)。

虽然上述叙说几近“迷信或灵异”,不足为训,但在时代“风暴”相对平静后,陆宗麟也确实想去关心一下陆小曼的骨灰盒,于是让儿子邱权与吴锦赶去江湾公墓,结果两人吃惊地发现,那里已经改建成一个冷库,没有人通知过亲属,陆小曼的骨灰盒也不知去向,至今成谜。

陆小曼的学生张方晦1986年撰写的《诗人徐志摩》一书中写道:那年“风暴”开始,乡民听信误传,说徐志摩坠机身亡后,头颅残缺,他父亲另铸一金头安在遗体上葬入棺中,乡民想挖金头,竟用火药炸开石棺,坟墓夷为平地,徐志摩尸骨不知去向……

1986年—1988年,陆宗麟之子邱权根据长辈的吩咐,着手为陆小曼在苏州东华山侨公墓建成一座纪念墓,并于2021年又负责执行了规模较大的修缮改建。而关于陆小曼骨灰不知所终的往事与被亲属心底的刺痛,随着陆小曼纪念馆的建成,也被亲属一起封存在“忘却”之中,以摆脱悲痛与遗憾的重压。今天,在纪念陆小曼逝世60周年之际,重新启封这段封存在“忘却”背后的往事,也是纪念这份“忘却”。

徐畅

不曾忘却的纪念

马骏



十日谈

绿色生活 责编:沈琦华

“克勤克俭”并非“做人家”,而是要想到,提倡低碳与造福后代的关系。